

天目山落下的一粒尘埃

一个村庄的叙事是这样，一个民族恐怕也是这样。

■孙贤龙

天目山的余脉，似一条蜿蜒的脊梁。轻轻抖动一下，落下一粒尘埃，稳稳当当地掉在德清县钟管镇，堆成一座小山。相传，范蠡携西施在嘉兴小住，便留下了今日的范蠡湖。而后，两人扁舟北上，在德清隐居。清康熙《德清县志》记载：“昔范蠡扁舟五湖，寓居此地，属三致千金之一。”因越国大夫范蠡携西施隐居于此山，故名蠡山。这个沉淀着千年故事的山村，以山为名，便叫蠡山村。

从湖州市区驱车不到五十分钟，便到了村口，沿坡道步行十来分钟，来到半山腰，范蠡祠就在眼前。

祠堂坐北朝南，依山而筑，共三进，依次是蠡山戏台、功德殿、三圣殿。根据宋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，范蠡庙肇建于汉朝时期，庙宇屋舍虽然简陋，但庙西立有两块“双六碑”，一块记载了范大夫送西施入吴在此暂居六月，另一块是功成身退后六年隐居之事。

原有建筑，难挡岁月侵蚀，多已不存，唯有连接两殿的“天梯”始终挺立。管理员介绍，这是当年范蠡隐居此地时，从山的原石上凿出来的梯。

戏台是祠堂的标配，但范蠡祠的戏台不同。戏台前后有大小两个广场，都可以看戏。村支书感慨，来看戏的大多是老年人，而且越来越少了。言语中有些无奈。

我们讨论道，现在是短视频时代，传统戏台如何走进现实生活，确实是个考验。或许，要换个思路，请你来看戏，变成请你来演戏。让游客穿上戏服，演一段范蠡与西施的往事，再拍个视频发朋友圈。让古

戏台融入现代生活。

在祠堂中间的功德殿上，悬挂“庙貌扁舟”匾额。这是德清人，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所题写。我驻足眺望祠堂全貌，两头窄，中间阔，真宛如一只船。范蠡经历了春秋争霸，又回归江湖。“扁舟”是他的精神图腾。

站在大殿前，一个问题自然浮现：两千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为何依然敬仰范蠡？

村里组织文史学者做了研究，还编辑出版了著作《春秋蠡山》。我翻阅此书，跟村民交流，有个明显的感觉，很少提到范蠡助越灭吴，而钟情于范蠡的功成身退，记住的是走进日常生活的范蠡。我想，这大抵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态。这种心态，在来此朝谒的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分明。

“来朝谒的有哪些人？”
“都有。外地来的，商人居多。”祠堂管理员答道，“历史上就是这样。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曾多次来朝谒，称蠡山为‘儒商摇篮、大商智埠’，还捐资重修公祠。”据说，胡雪岩回去之后，亲笔题写“戒欺”匾额，并且是胡庆余堂唯一一块朝里挂的，不给顾客看的匾额，成为约束员工和经理层的铁律。“现代的呢？”

“周边大城市的著名商人，大多来过。”
“来朝谒过后，应验吗？”

管理员笑而未答。其实已经有答案了。经商的结果总是成功、失败抑或平平过。成功者，是来见过“范蠡”后，领悟了范蠡的“五字商训”“商训十二则”“经商十八法”真谛；失败者，或许是想花钱消灾，结果钱花了，灾还是来。

“那本地的呢？”
“也有商人，但大多是附近村庄的百姓。”

“那这里的百姓为何而来呢？”

“为了感恩，范蠡教会了我们养鱼。”多版范蠡传记里，都写到他著有《养鱼经》。就是在湖州，也有多个乡镇认为《养鱼经》出自他们那里。其实要考证出自哪里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百姓学会了养鱼，改善了生活，也成了一条致富的途径。

“也有来敬西施美女的。”
“为啥？”

相传，当年西施入吴，在这里小住的时候，将插在自己头上的蚕花送给了这里的养蚕姑娘，还教百姓种桑养蚕。这里的蚕便越养越好。养蚕曾经是这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。尽管现在养蚕没有以前多了，但蚕花节越办越热闹，祈愿蚕桑丰收，更是丰富百姓生活、期盼共同富裕。

村里女干部小沈，在范蠡祠附近的村活动中心旁开了一家汉服小店。她自豪地介绍：“我们受西施的照应，种桑养蚕经营汉服，都很妥当。汉服我们自己设计，由村里的姑娘加工生产。”她指着小店中的一款

汉服说：“这款今年爆红，网上订单来不及做。”

大殿内还有文种像，我问村支书百姓怎么看？

“好像大家说起的不多。”

管理员接着补充道，文种没留下跟百姓生活相关的故事。但文种是范蠡的伯乐，所以也立在这里。当年作为县令的文种三顾茅庐，请出范蠡，才有后面载入史册的故事。范蠡功成身退时，曾致信文种，要他离开越王，不要成为第二个伍子胥。不料，还是一语中的，成了悲剧。

我听介绍人的语气，有为文种惋惜的意思，但更多的还是赞美范蠡。一个村庄的叙事是这样，一个民族恐怕也是这样。由此，一些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便慢慢形成了。

离开范蠡祠，步行参观村庄。我看到有个小伙子，穿着汉服，在像是古代商铺前发“银票”，正想问个究竟。村支书解释，这是整村运营公司的工作人员。我们早已是3A级旅游景区村庄了，目前，正在推进文旅融合项目——沉浸式剧本游《蠡商录》。

只见一群年轻游客，来领取“银票”与任务手册。

“你们是专门来玩这个剧本游的？”
“是啊！好玩，有种穿越的感觉。”

另一个小伙子补充道：“16个打卡点，完成互动任务后还可兑换商品。”

村支书说：“我们设计这个活动，串联起餐饮、住宿、汉服体验、游船等业态，希望把乡村旅游真正做起来。”

好，我们也体验一下泛舟五湖的感觉。村支书带着我们从村部码头上船，从刘家港向村外驶去。电瓶小船无声地向前行驶，一座座古桥从我们头顶掠过，退向船后。拐了一道弯，又拐了一道弯，水面突然开阔起来。

“这里就是蠡山漾。”村支书介绍道。两千多年前，不像现在，没有公路，出行主要靠水路。当年，范蠡与西施的船就是从蠡山漾进入村庄的。

小船在漾中荡漾，我回望，远眺蠡山，隐约可见范蠡祠。我暗自思忖，范蠡不愧是谋臣，选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地方隐居，山不高，上下进出方便；绿树环抱，建两间小屋，环境好，又不容易被外界发现。

范蠡的故事，古代文献的记录比较简单，但在百姓记忆中很丰富，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浸润，范蠡的形象越来越丰满。善良的人们把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不断叠加附会上去，塑造了自己心中的那个范蠡。

如果范蠡看到今天的蠡山村，他或许会说：“昔我泛舟五湖，只为一己逍遥；今百姓安居蠡山，方成千秋大道。名归山野，福落人间，此乐何极！”

（作者为在职公务员）

悬案里的『无耻混蛋』

每一季都是着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之浪，压过来，那些“无耻混蛋”的真面目就像刑侦画像般模糊不清。

■朱利芳

破悬案，不讲破，而让“悬”字说话。反刑侦剧“套路”的做法，令这部暑假档电视剧《悬案》跑出了黑马姿态。明知犯罪分子是谁，刑警却还在真相边缘“摸盲”，从生活另一面出发的刺激感，是新鲜的。

近年来，刑侦剧成为热门，案中案、案边案，大案、要案，大多主讲查案，靠不断反转的“悬疑”剧情吊人胃口。甚至，观众感觉破案的不如作案的聪明，每每走到死胡同，就靠灵光乍现的金手指开路，强行降智，真令人沮丧。

这种同质化的套路走到当下，在看官“审案疲劳”之际，《悬案》出现了。

电视剧采用“一季双案”模式，双线叙事交织推进，呈现侦破过程的漫长与艰辛。观看之时，你不再关注“谁是凶手”，而被导演擅长的时空拆解与重组所引诱，看着凶手逍遥法外，看着刑警步步为难。“把时间掰开揉碎，再塞回你脑子里”的方式，一改传统的线性叙事，让观众在沉浸式拼图体验中跟随“悬念”走。这种“烧脑”的有意思之处在于，你的还原、你的参与，使悬案的悬，可以立住——

不是刑警不努力，不是刑警不专业，而是让你看到那个时代的科技短板，看到人性深渊的深不可测。

悬案里的“无耻混蛋”，最是令人惊悚。

原来普通人一念之间的堕落即能开启悲惨世界。剧组不制造刻意的善恶对

立，反而剖开案件背后最真实的人性褶皱——在现实利益、贪婪欲望、麻木不仁、阴暗心理交织下，普通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。

凝视人性深渊，是可怕的。

在“无耻混蛋”的作案动机里，埋伏着社会隐痛，牵扯着剧情的走向，如一把利刃解剖人性与社会议题。答案就隐在角色里。不仅是主角才有戏，受害者、旁观者都在提供多维度的解释。

案件线索碎片化，展示出更多的细节。当剧集不屑于堆砌惊悚桥段，氛围依靠镜头语言与细节铺垫层层烘托，仿佛生活的洪流冲刷着日常的平庸。

犯罪动机驱动着情节一步步向前，慢下来的《悬案》散发出纯文学的情感力量。

尤其是卞记旅馆系列，从老式瓷磚到公共厕所，从企业车间到道路桥梁，细节完美还原年代质感。取景地就在海宁，浙丝一厂内横跨运河的桥，路仲古镇架在水阁房子边上的古桥，一次次地出现，时代氛围的还原度十足。极佳的服化道与镜头语言，营造出特有的年代感，那些我在少年、青年时反复走过的路，如此熟悉，如此陌生。岁月“包浆”成就了克制沉静的风格，不浮夸、不穿越，很震撼。仿佛潜入海底，观看一艘沉船，画面复古，充满生活的颗粒感，冷调压抑。

罪犯斯文表象与狼戾内心的强大反差，普通人与坏蛋可以“一体两面”，破案工具箱里的手段有限，都造成了命案可以封档、可以高悬，但光明与黑暗的对峙永远在，正义与犯罪的交锋始终有。真实案件改编的厚重基底、电影感的镜头美学、全员在线的演技，以及对人性暗域的深度探索，使得故事本身充满能量。每一季都悬着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之浪，压过来，那些“无耻混蛋”的真面目就像刑侦画像般模糊不清。

王传君那种阴森着阴郁不定的眼神，仿佛就是一个提醒。

（作者为省作协会员）



主 办：嘉兴日报江南周末
市 文 艺 评 论 家 协 会

边城消夏录

等待日头西斜，
溪水又喧腾起来。

■朱明坤

拂晓时分，我便醒了，不是被鸡鸣，也不是被晨光，而是被水声，那淙淙汨汨的响

再见水车

还有村头那八百余年的古樟树依然如故，仿佛岁月从未走远。

■巴 次

水车，我来了！
当车子驶上宁海县水车大桥的那一刻，我心潮澎湃，多年的心心念念终于梦想成真。车窗外，大桥静卧，洋溪潺潺，堤坝绵长。一九八六年春夏，我在水车乡实习，搞林业测绘。四十年来，这片土地承载着我对我青青如歌的纪念、对年少轻狂的追忆。这份

动，从窗棂缝隙里钻进来，贴着耳根子流淌，廿八都的夏日清早，是被溪水喊醒的。

推窗望去，马头塘浮在乳白色的雾气里，只露出黛色的顶，像一群青鱼露出脊背。昨日的暑气被溪水一夜淘洗得干干净净，空气吸进肺里，带一股清凌凌的草木气。石板路湿漉漉的，映着天光，成了另一条溪流。

循声往水边去。妇人们早已占了埠头，蹲在青石板上浣衣。棒槌声脆生生地砸开寂静，水花溅起来，碎玉似的。她们用我半懂不懂的腔调拉着家常，话音落进溪水，打着旋儿流走了。浙腔、闽调、赣语，在这三省交界处拌成一锅粥，咕嘟咕嘟冒着人间烟火。

“廿八都，方言窝，一溪隔开三种话。”卖豆腐脑的老汉蹲在廊下，朝我咧咧嘴。他的木桶边围着几只蜻蜓，翅膀上沾着细密的水珠。此地人语音粗粝，像溪滩里的卵石，磨得圆润了边角。

日头爬上檐角时，暑气便探头探脑了，镇上人却不着忙。摇蒲扇的老者在文昌阁廊下摆开棋局，棋子落定声比蝉鸣还清亮。孩童举着蛛网兜追红蜻蜓，鞋底拍过百年石板，惊不起一丝尘埃。时光在这里仿佛凝成了胶，粘住了所有急匆匆的脚步。

我独爱沿溪踱步。溪水极清，看得清

水草柔美的腰肢，看得见细鱼穿梭的影子。一座廊桥懒懒地趴在水上。老人在桥墩下择菜，叶子丢进竹篓，老根掷入溪中，眨眼就叫游鱼衔了去。沈从文写边城是“一城山水一城诗”，此地却懒怠作诗，只管把日子过成一篇素净的流水账。

午后的瞌睡虫爬满了镇子。店铺多掩着门，只留一条缝，容凉风进出。猫蜷在中药柜台上打盹，尾巴尖儿一下下扫着“当归”的抽屉。偶有游客举着相机逡巡，像误入藕花深处的舟子，转几个弯，便叫静谧吞没了行迹。

等待日头西斜，溪水又喧腾起来。半大小子扑通跳进深潭，惊起一滩鸬鹚。浣衣妇早已归家，青石板上空留着水渍，一圈套一圈，像时光的年轮。

我坐在枫溪桥头，看暮色一寸寸染青瓦。廿八都的夏日，便在这流水声中泡得酥软。它不似别处古镇，将沧桑明码标价，而是自顾自地活着，活成一片三省夹缝里的青苔，湿漉漉、绿莹莹，咬定了石头缝里的那点凉。

忽然懂了为何此地不出诗人，诗是写给远方的惆怅，而廿八都，自己就是惆怅的故乡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倚在路沿石上晒太阳。现在老街颓败的速度超过了我的想象。再坚固的木结构老屋，终究敌不过钢筋水泥的冲击。新屋无序蔓延，不仅蚕食着老房子的空间，也一点点吞没了往日的时光。

街角处又见到了常常浮现于梦中的方形古井！它静静趴在，仿佛守候我的到来。见到我便知晓，心心念念的胡阿芬阿姨家近在咫尺。左拐上坡，木门紧闭，斑驳的木墙板上，门牌“上园 315”格外醒目。我的目光四处搜寻胡阿姨的身影。隔壁热心的赵阿姨听说我的来意后，惊叹之色告诉我胡阿姨四年前就没了。她说，三个女儿都出嫁了，胡阿姨一直独居，平日里爱小酌黄酒，身板硬朗……后面的话语我已然听不真切。因为“没了”两字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期待。我被一种莫名的情结瞬间吞没。睹物思人，心底万般遗憾，唉，我终究还是来晚了。

结束了半天的孤身探访，离别前我爬上村口的堤坝。凭坝远眺，水车尽收眼底，旧景在新屋间隐没。四十年的光阴变幻，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再也拼凑不起我心底的模样。唯有趴在街巷里的古井，还有村头那八百余年的古樟树依然如故，仿佛岁月从未走过。

站在坝上，我最后一次深情凝视，轻声作别。也许该放下这份自我感动的执念与偏爱了，让这份情怀还洋溪清波迢迢远去。

水车，再见了！
（作者为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蝉声起时

蝉还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好像要把整个夏天都喊出来。

■姚文杰

小暑的风一过，小区里的蝉就醒了。先是试探着叫几声，等过了晌午，便毫无顾忌地喧嚷起来。那声音悠悠地绕在耳边，像是从几十年的旧时光里飘来的，裹着晨露的清凉，转出一整个童年的午后。

我的故乡，是江南一处水灵灵的小村庄。梅雨时节，河水悄悄涨起来，塘埂边的杨树、岸上的桑树，层层叠叠铺展着浓绿。一夜南风过，千树万蝉便齐齐登枝，一声起，万声和。蝉鸣漫过河道，漫过炊烟，把悠长的白日填得满满当当。

故乡的蝉有好几种。个头最大、通体乌黑的黑蚱蝉，村里人都叫它“老钱”，叫声浑厚响亮；最小的蝉叫螳蛄，我们俗称“金钱”，羽翼斑斑，叫声纤细婉转；最常见的青绿色蒙古寒蝉，我们叫它“夏之螭”，总停在矮树枝上，一遍遍叫着“知了，知了”。几种蝉鸣层层交织，衬得临水的小村庄愈发清幽。

对我们这些乡间的孩子来说，蝉是岁岁相伴的玩伴。于是便绞蛛网来捕蝉，取一截细竹篾，弯成圆圈，插入竹竿顶端，便成了捕蝉工具的骨架。清晨，我

们扛着竹竿走遍屋檐墙角、草垛边沿，去找攥了一夜的蛛网。沾着晨露的蛛网透亮澄澈，我们把竹圈探进去轻轻旋绕，蛛丝便一层层缠上来，越积越厚。扛着这柄专属的“神器”，奔向河边的大杨树，仰头眯眼，在层层绿叶间找那乌黑的身影。盯准了，屏住呼吸，稳稳抬手，让蛛网慢慢靠近。枝头的老钱则自顾自地唱着，等那薄薄的羽翼被蛛丝粘住，它才猛地惊觉，却怎么也挣脱不了。竹竿顶端传来沉甸甸的震颤，顺着竿身直传到手心——那便是童年盛夏里最鲜活的欢喜。

男孩子乐此不疲，女孩子却有另一番雅趣。性子温顺的夏之螭，是她们最中意的玩伴。乡间到处是马齿苋，种荚圆润中空，大小刚好合上夏之螭的眼眸。摘下一个种荚，轻轻掐掉尖端，罩在夏之螭的双眼上，严丝合缝，像给它戴了副精致的墨镜。蒙了眼的夏之螭一下子失了明，慌不择路地在桑树丛里四下扑腾，那笨拙的模样，总能惹得树下的孩子开怀大笑。

如今夏风再起，我独自走在小区的香樟树下。蝉鸣依旧，一层层叠上来，像怎么也听不倦的旧曲子。不远处，一个小男孩仰着头，静静盯住树梢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走过去，蹲下身轻声问他：“你在看蝉吗？”他转过头，茫然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扭回去，小声嘟囔：“好吵。”

我愣了片刻，随即缓缓释然。于我们这代人，蝉鸣是夏天最鲜活的底色，是童年最有趣的光景。可现在的孩子，没有人带他去屋檐下缠蛛丝，也没有人告诉他，蝉在地底下蛰伏好几年，才换来短短一季的放声高歌。他听见的蝉鸣，只是隔着楼宇的玻璃，跟自身全然无关的喧嚣。

我缓缓站起身。蝉还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好像要把整个夏天都喊出来。小时候总觉得，缠一圈蛛丝就能捉住整个夏天。现在才知道，真正捉住的，不过是个愿意为一根竹竿、一圈蛛丝、一只蝉而欢天喜地的自己。可蝉还在，它从来没走过。蝉声一起，那个夏天就回来了。只是往后，还会有孩子愿意为一阵蝉鸣，长久地仰着头，望着树梢呢？

（作者为退休干部）

